

每个人都是一个盘古

□ 草予

当然,我们早就知道了,那个人叫盘古。开天辟地之后,他觉得还远远不够。他觉得该有山,于是骨骼化成群山;他觉得该有光,于是双目分作日与月;他觉得该有石,于是牙齿化作坚石;他觉得不该没有大地,于是肌肤成壤,长出花草林木,养出虫鱼鸟兽;他觉得天空不该一无所有,于是呵气成云,吐气成风,苍苍须发化为一天繁星……可是,我们还要承认,盘古之身的寄居者,如虱如蚤,便是我们人类。

想想那时的人,怎么会自醒自嘲至此,可爱可敬。人类从不高高在上,甚至温柔不及草木,迅捷不及鸟兽。我辈弗如。

我常觉得,神话虽远,盘古一直很近。你看,大地的样子在山,人的样子在骨。仰望一座山时,看它的脊,看一个人时,看他的骨。山无棱,再高的山,登上去也有一方平地。越是塔尖山尖似的人物,越知谦卑。晤青山,如晤君子;既别君子,如别青山。高峰遥峙,隔空比肩,像极了两个人之间最有一种关系。

眼里要有光,一个如日,一个如月。于是,草木有色,群花含香,原来,今天的风不和昨天的风张罗同一件事,一千个黄昏里有一千个夕阳。是眼里有光,而不是

眼睛,让我们看见。有时候,一想起什么,脸上突然就会泛起微笑,那是光从身体里向外透出来。

石是最小的山,牙是最小的骨。雪白的牙齿,上下两行,切咬、咀嚼,才有了后面富丽堂皇一大串吃事。都说铁齿铜牙,谁能想到,小小一粒竟是人体最坚硬的部分,足以对抗最粗糙的食物。一上年纪,落齿难免,去年落一牙,今年落一齿,牙床像旷野的大石渐次风化崩裂。

云是跑到天空去的一团气,如果掬一捧在眼前,就会发现,云与人呵出的气一般无二。显然,冬天呵出的气,更像云。夏天呵出的气,更像风。或者可以这样理解,风就是看不见的云,云就是看得见的风。风与云的性格不同,正如夏天和秋天的性情不同,一个像不讲理的弟弟,一个像太懂事的哥哥。风吹云动,是调皮的弟弟非要赖着哥哥陪他玩耍。

人的体内也有江河溪流。河有河床,河有河岸,与其说是河水,不如说一直工作的是河床与河岸。好看的河,先有河床都宛转,辽阔的河,先是河床都宽广。

大地跌宕,人体起伏,平坦是相对的。丰腴,是个可以同时用于大地与人体

的词。瘦瘠,也是。被赞美的沃野,松软,泥土带香,庄稼丰收,花木丰茂,满目长林丰草,虫鱼鸟兽来此安家落户。就算不是地质学家,不去测算土壤中的矿物质、有机物、无机物的各项指标,也会轻松知晓一片土地肥美与否。大地上的万物生灵,不会骗人。被赞美的人体,如此类似,每一寸肌肤都有生命力,如蓓如蕾,如春如夏。

大地之上,长出庄稼,长出森林,长出花草。人也长着一身毛发,名号各异。生在眸上叫眉,镶在眼周叫睫,发在唇边叫须,落在两颊叫鬓,长在头顶叫发。浪漫的是,长发长须在远古之时,让人想起漫天星辰。我一开始,无法理解这样的浪漫,直到有人告诉我,那时的夜晚,月光之下,大地静谧,流星如丝如缕划过漆黑的夜空,已不似今时今日。原来,今人的浪漫,只是古人的日常。人穿过森林,走过湿地,打马经过草原,只是在巨大的身躯上蠕蠕而动,类似一只蚂蚁经过人的脚背,或者一只毛毛虫爬过人的手臂。

已入夏夜,睡下之后,耳边嗡嗡有声,是蚊,散兵游勇孤零零那么一只。虽此等昆虫可恶,忽而想起日间谁又提起盘古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文苑

莲心

□ 官学明

春燥,上火,咽痛。去药店买来一两莲子心,泡茶。

白胚芽,青绿叶,拈一小撮放入白瓷杯,冲上沸水,这些白绿相间的小棒棒慢慢沉入杯底,两片卷曲的叶子像合拢的掌心,虽没尽情舒展,却也渐渐衬绿了水。有几颗浮在水面,像头顶青色方巾的白衣书生,正逍遥江湖。啜饮一口,清寒之气下,苦味绕在舌尖。

“味苦,清心,去热,安神……”,药典中如是记载。世人皆知,莲子心是一剂良药。

莲,“怜”,心是苦的。这让我不由得想起父母的心——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”,峻肃如鲁迅者,也直言宣称一片爱子之心,让人看到一位别样的慈祥温情的父亲。苍凉人世,滚滚红尘。给予我们最初的温暖洁净是父母的怀抱,在匆匆的行旅中,能让我们远尘离垢安之若素的也只有父母的胸怀。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

只是,这样的苦心常隐藏得深,包裹得紧。正如那莲,从泥水里站立,在烈日下昂首、开花,熬到秋冬,经割取见籽实,剥青皮除白壳,如此才得见心。一根根小心翼翼,在阳光下晾晒。我们也是要一日日去等,一层层去剥,甚至当自己有了果实,也经受割裂之痛时,才看见,才懂得。那苦心,针尖一样让我们刺痛。

莲子,苏东坡说它“露为风味月为香”不为过。据载,千年古莲子竟能发芽开花。研究发现,在相宜的温度和湿度下,莲子特殊而坚韧的外壳,阻止了水分和空气的侵扰,果实密封下胚芽依然存活,所以古莲子能保持其生命达千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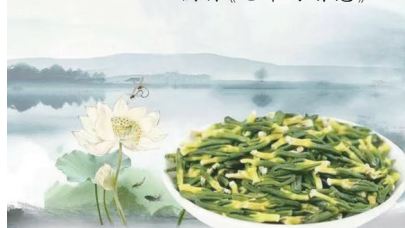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,莲心不死还有一个原因,是它的苦。

“我苦,故我在。”这是哲学家笛卡尔在40岁时说出的名言。比他说出“我思,故我在”迟了10年。思想的不倦探索里,他终于发觉,在世間,苦才是最真切的感觉;痛苦兵临城下,是比思考更能感受到的存在,苦也是生命的宽恕和赏赐。

知苦沉思是每个人的必经之途,对自身的怜悯和期待,是我们在学着向生命和解。就像莲出于淤泥,日晒风摧;如果我们能修炼这苦心,接受涅槃之苦,学会超越,也能像莲,风神摇曳;开出芳馨的花朵,结出饱满莹白的果实。浮生须臾,人生苦短,而能薪火相传,源远流长,正是怀着这样的爱和悲悯。

当岁月走到疼痛、难耐时,不妨给自己泡一杯莲子茶,茶香氤氲里,细细去品一品莲心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

点滴

世间有情莫过时光

□ 达·芬奇

人们总是喜欢埋怨时光如梭、冷漠无情。其实,岁月的流逝何其漫长。况且,我们从自然那儿获得了记忆的能力,使经历之事,历历在目。

对于历经之事,记忆并不能给它一个确切的时间。遥远的过去犹如昨日。不过几日之前,又恰似经年。同样的,眼睛视物,感受到的距离也如幻觉一般。远处阳光下闪烁的物品,似乎触手可及。眼皮底下的东西却又似乎远在千里之外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诗意

□ 高自发

苏州郡的隐士王宾隐居在西山。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王宾是昔日好友,到山里来找他,对他讲:“寂寂空山,何堪久住?”王宾答:“多情花鸟,不肯放人。”二人的对话,就像一首诗。

境由心生。姚广孝心不在此地,所见自然只有一座空山;王宾志在青山,触目皆关情。王宾明明是自己舍不得离开,却说得如此诗情画意。

很多时候,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像一杯白开水,可能就是缺了“多情花鸟,不肯放人”的浪漫吧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□ 张正

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快的人,因为我习惯过一种计划性很强的生活,每天提前把要做的事安排好,并很有执行力。

或许有人会问:每天哪来那么多事?其实,只要你想,就可以有很多事。你不妨坐下,想一想,在小纸条上理一理,看明天有几件事必须做、可以做,再按轻重缓急排个处理顺序。每天晚上像这样花去几分钟,保准能为明天理出好几件要做的事。从读书时代开始,我就是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的,这让我的生活很有效率,也没有时光被浪费的烦恼。

有计划地生活,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

每天的事,兼顾单位和家庭、工作和娱乐、读书和写作、自己和子女、大与小、急与缓、动与静……实在不少,我会按部就班地做完。需要强调的是,有计划地生活,不是把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,让自己忙得透不过气来。这个计划必须是劳逸结合、张弛有度的,要留有休闲放松的时间。

早上,安静,头脑清醒,我通常用来写作、读书、处理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;晌午和下午,我会休闲一下,然后处理一般性事务;晚上,我会陪伴家人,或外出到公园暴走。合适的时间安排做合适的事,所以,我不会一大早就坐进理发店,而是会把理发安排在两件重要的事之间,因为理发算是一种不错的休闲,还可以让我的思绪得到整理。兴趣爱好占用的时间较多,我会在周末留出半天去做。

我不但自己喜欢过这种有计划的生活,还鼓励家人如此。我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:与其默默无闻、碌碌无为地老去,不如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,于社会,有一点贡献;于自己,多一分体验,越来越多的体验,会交织出五彩斑斓的人生。而做好计划,条理清楚,让我的设想在高效率中得以实现。

有朋友问我:这样活,你不累吗?我说:习惯了,就不觉得累。我举了个例子:如果得到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,你愿意怎么吃?做汤喝,还是红烧?不等朋友回答,我先道出自己的答案:我可能会切成两半,一半做汤,一半红烧。这样,两种味道我都拥有了。我想过的是一种充实又有趣的生活。

朋友不解:有计划地生活,充实有了,但有什么趣味呢?我说:那要看一个人对趣味怎么理解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趣的人,我有不少爱好,我的生活从来不可缺少趣味。相反,规划好每一天,充实而不空虚,付出而有收获,正是我极大乐趣之所在,因为活得有滋有味。

一个人想放松自己,过舒舒服服的日子,太容易了。但一个人想静下心来,认真真做成事情,就需要有定力和努力。趁年轻,还做得动事情,不妨多做一点,不负韶华。等老到做不动了要休息了,和众人坐在暖阳下聊天,一起回忆青春,彼此不同的,可能就是我们的目光和阅历触及的人生深度、高度和广度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